

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33

T 5475 /
~~5521~~ / 5414



記淳遊雜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乙丑寒食將遊石白湖張夢梅來瓜渚草堂而嘆曰墨
如泥筆如草可以樂饑鮮可以飽夫鸞不擇山必垢其
羽虬不擇水必穢其鱗余曰其神滯則太虛皆窒其機
忘則叢棘可安至淳居市樓塵喧徹曉夜賦詩寄夢梅
託致張石鄰殷霞村馮嶧陽曹浣香云南遊聞說好春
華柳葉輕舟盪淺沙正是落花三百里白蓑紅雨過山
家市塵得雨未全收乍暖還寒近麥秋燕子不嫌人盡
醉定巢偏在酒家樓迎薰樓上送春時何處尋花得幾

枝却有晚山青似笑。偶然成畫未成詩。固城湖之南有玉泉山。產牡丹。歲無常處。開時士女爭集。淳遺老邢孟貞曾咏律句。余以絕句託徐愚谷題絕壁云。湖上登樓見遠山。有詩無酒訪花難。年年空谷春何在。不在幽蘭在牡丹。徐愚谷長洲名士。名堂字玉臺。爲句容司訓。先世富。以行義而貧。有貧而入泮者。弗取贄。更資以金。時再攝高淳教諭篆。俞浣虛嘗稱之。余題其扇云。綠陰如水滌紅塵。湖上無愁放此身。今夜送春憑有夢。柳綿鋪處禮花神。黃鳥如何得好枝。杜鵑爲友雀爲師。先生本是梅花骨。猶喜梅花可贈詩。其婿陶宣萬亦佳士也。孔次歐許召北魏敬涵俱來會。四月朔。次歐三迎余。以西青散記爲詩寄之云。一卷西青世外緣。此情何處好重宣。鳳皇只在琅玕樹。須向人間聽杜鵑。造其家。旬日而返。次歐子東木。年未冠。清粹不佻。受業吳匠珂。匠珂淳之名士。和夢梅落花詩。

記遊嬋玲詩

土山戴石高里許。升其巔。西望當途。南望宣城。羣峰遠
近可指。惜同遊者莫得其名也。北溧水。東溧陽。山色在
有無中。非霽極不辨。山之南。近爲固城湖。青草滿之。西
遠爲丹陽湖。石臼湖在其北。有水如帶。時久旱。蝗生。來
牟甚渴。余悵然思歸。題詩石上云。涼滿峰頭晚。眺遲天
風吹面月生時。題詩付與雲東去。飛到蓬萊未可知。峰
頂有仙人曰。昔神僧居此。曰自出米。後有鑿之者。米絕。
下紫砂岩。造僧舍。留詩云。野寺尋花到處殘。倦憑枯樹

勝朱欄。人間富貴真無味。誰與山僧畫牡丹。有僧名代來。其徒靜涵。玉海頗清逸。嗜書畫。招余茗。同吳匠珂。孔次歐。孔敬孚赴之。次歐云。僧院十餘所。惟代來可與言也。一日脫冠服。率意獨步入山徑。路迷阻澗水。涉之至村店。題詩云。萬綠生涼晚漸加。山蹊因誤恰逢花。生平恥學劉伶輩。偶爲薔薇到酒家。吳匠珂登仙白峰。西望黃山而嘆曰。誦曹震亭日月觀天開岩極樂峰諸咏。幾欲盡燒李杜王孟以後詩。奈何世間忽有此奇句也。賦詩云。深蒼遲雨後春開。三兩游情倩軼才。望眼不嫌收

拾盡千層濕翠上峰來。余易禪林爲嬋玲。匠珂稱善。湖南有禿山。邑人病其名。易名曰秀。其南爲牡丹山。上有玉泉寺。又南則遠峰聳疊。或曰宣城。或曰廣德。匠珂又詩云。偶然塗抹滌陳因。新製霓裳曲裏春。數到雲邊峰秀絕。按畝可肯是高淳。花情三復酒情濃。萬緒低徊半晌鐘。回首石湖光不定。一帆消息在西峰。復留詩代來僧舍云。爲從雪屐醉禪房。披盡丹青陟翠岡。燕剪輕雲湖上落。數聲疎雨剩斜陽。匠珂之母孫氏。苦節教子。年七十。太史楊繩武爲文壽之。匠珂餼於庠。事其母以孝。

記春愁。甲子三月。與張石鄰主雲古。鬼陵集。訥齋訪張
夢梅巖。梅臣俞浣虛。倪敏五。將同泛石臼湖。孫文廣勸
無行。乃止。今獨與王孟宣來。數夢故人於落花中。何慨
然也。旌德戴季仙能文章。工鼓箏。索余詩云。何處倚蘭
有素心。石湖南望落紅深。送春肯鑄花神否。但選梅檀
莫選金。宣城孫義齋。初名式。後名國琳。甲子秋闈中。託
曹浣香致余書。屬孟宣報以詩云。略趁東風報寸函。送
春今在石湖南。莊生每夜成蝴蝶。遊遍蜂衙味可甘。今
年上元後。曹震亭上公車。義齋送之至廣陵。余別震亭

已八年。所至輒思。思震亭與思趙閻叔同。在登臨時爲
尤甚。而聞震亭而思者。遍所至也。邢九相者。孔次歐妹
婿。吳匠友也。貧而立品。會於嬋始西麓。贈其別云。南
湖無水草連沙。此地重留玩晚霞。明月滿臺君已去。春
愁交與杜鵑花。過淳西菴。訪僧淵澄。過耿家園。瑞花菴。
訪僧體妙。俱無詩。

記問松

問松禪院。近市而塵不來。嘉樹幽篁。衆鳥欣托。悟逸長
老卓錫于茲。而院始清肅。乾隆八年癸亥前四月。余與
及門張夢梅。西遊華陽。訪句容俞挹霖。旣歸綃山。夢梅
賦落花詩八絕。將隨余東訪悟公。不果。余與姪旭賓及
王景園造焉。遠望蓊蔚。乃十五年前所偶至者。時悟公
未來。今更冷然也。後四月朔。詩人王淡園趙鳳岐趙闇
叔從滬西來。晤屠鶴岑方畫龍。闇叔誦淡園句曰。峭角
焰裂壁。龍氣團晴峰。爪甲連風雷。雨覆已萬重。鍊橋上

人寫梅花相贈。欲報以松竹。未暇也。一日掃榻。憇白衣金粟房。聽黃鸝聲。紫萸綠笋。和雜英爲饌。鏡橋上人與悟公。及諸居士。同賦落花詩。雨箋月柬。與落花俱集。可謂詩家衆香國。參斷禪腸。說消魂偈也。屬鶴岑作圖以記之。

記棠陵

乾隆癸亥前四月。與張夢梅。嚴梅臣。詣浣虛子俞挹霖于棠陵。信宿而返。登華陽之南岡。夢梅歎曰。浣虛子爲雪而馨。爲月而情。從苦得仙。而世無蓼境。從甘得佛。而世無蜜境。煦以好生。萬物之淚以晴。梅臣曰。禪者若眠。夢以爲年。元者若顛。醉以爲天。浣虛子殆不然歟。浣虛子誦道士朱元萸落花詩而嘆曰。幼而真。春外春。余告曰。元萸子。在元忘元。在喧忘喧。其詩云。水霞千點。松月半圈。晴峰一指。苔石幾拳。卽元萸照也。浣虛子憮然慕。

華陽叢書
之有王翁者自號迴凡肉食誦經余勸曰翁之饑卽翁之凡也翁再拜而除肉食

記詩窮

客謂浣虛子曰使廉而能蚓則將安槁壤慮蛙黽不復拉禺強匍匐而訪六鰲矣使清而能蟬則將甘濃露畏螳螂不復凌女牀忸怩而謁九苞矣蟋蟀善吟以友於大鵬蝸牛善篆以客於長鯨乾蟋蟀之舌涸蝸牛之沫彼莊生夢中之蝶方栩栩然謂其餒也余送郭孝廉起東詩云早雁初霞雨後峰漁樵心迹頗從容與君生在山青處詩裡相思畫裡逢偶然空谷得知音一卷西青海外心貧到蓬萊君信否神仙無藥點黃金中秋前一

日與夢蘭蔭穀訪倪震菴於西陵震菴之父玉山先生拙於宦貧不能具帷衾震菴喜學仙浣虛子進之以禪步山中入古廟見白鬚翁問其年七十有三嘉定李南溟也閱其詩多壯年遊長安爲贈荅者自言躍馬食肉與王公相揖讓賓師於當道之門幾三十年其門人頗有仕者年旣老窮而喪其子來句曲依於其甥甥不能自食乃依僧僧厭之自炊以食課三童得二金性嗜酒忍饑謀醉不以食易飲也衣皆故紈綺敗簾無鋪偷兒月三窈之裸吟自豪目光炯炯對泥神朗吟杜陵句云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陵客九月猶絺綌十年前已窮而滯於此乃今復來少措金置薄棺期於古廟中作壽寢矣浣虛子數餽以米一敝裘典爲飲夢蘭贖而衣之夢蘭慨然曰雀爲蛤雉爲蜃升沉未可定也腐草爲螢朽穀爲蛾顯晦未可測也倪震菴對而太息案上有落花詩八首屬蔭穀抄之以載於集

記東山草堂

余與俞夢蘭步於棠陵之野。夢蘭有所見而笑曰：世有四愚，莫之砭也。苛於令，殆於病，寒於手，贅於口。九泥而不能一聳者，此之謂酒愚；蠹於身，崇於家，奸於野，償於室，九詛而不能一祝者，此之謂色愚；吝於涼，濫於炎，嗇於芳，豐於穢，九怨而不能一感者，此之謂錢愚；聰於古，聾於今，瞭於理，盲於情，九躓而不能一行者，此之謂書愚。歸而以告浣虛子，浣虛子曰：抑有三焉。附之則喜，激之則起，不主理而徒主氣者，此謂任俠之愚；坐如槁木。

華陽韻和
行如病鶴。畏苦行而希甜果者。此謂逃禪之愚。御女茹
葷。外熄中焚。不好生而冀長生者。此謂學仙之愚。是三
者非以歛福。適以叢孽也。越數日。天池老人邀遊東山
草堂。草堂東向大茅峰。三里而近。積金華姥桃花諸峰。
可辨竹樹。憶於乾隆五年春。同趙闇叔。張夢梅。于曲湖
登茅山。以望棠陵。不能辨浣虛之宅。俯視山足。有翠筠
白屋。幽朗殊異。晚霞所落。適繚繞之。闇叔擬爲有娟然
絕世。低徊皎潔。人隱于其中。或可作吾輩主人。倘卽知
老人處。殆與闇叔來矣。天池老人撫膺而期他日。

記如意岡

天池老人年七十。乾隆八年癸亥九月之望。其生辰也。
起東郭孝廉。與浣虛子同選貢。老人索其文。以紅綾十
二幅。請余作唐隸書。旣畢。中秋後四日。浣虛子乃與弟
夢蘭。送余東遊如意岡。如意岡俗名段岡。老僧德省。以
苦行建道場處也。募工未集。僧稽首於浣虛子。而募其
文。復募余以漢隸書之。越六日。浣虛子有疾。冒雨歸唐
陵。夢蘭留伴子。雨初霽。與夢蘭西遊自如岡。山人戴世
傑爲導。上東山。登太霞峰。西望茅山。嵐氣葱碧。北指新

婦嶺化山。土石如赭。從少霞峰東北下。踰龍尾澗。登戴
山人之樓。啖菱餌。南望四屏。了髻磨盤。黃池。諸山秋色
蒼赤。夢蘭曰。樓雖小。幸能見遠。宜款雪。宜問月。宜贈霞。
宜寫煙雨。宜品霜楓。宜叅詩畫。山人曰。水發時。重崖疊
磴。有玉龍數十。縱橫相奪。交吼而下。更宜玩也。余遂題
其樓曰隱宜。同返如意岡。宿焉。初浣虛子之來也。禮佛
後。見牢。請去豕。僧然之。月夜對紫篁。金粟。拉老僧。趺坐
說慈悲法。爲鼠請去。貓爲虫請去。雞爲蛾請。籠燭爲雀。
請投粟。老僧點頭。顧余曰。此金粟如來也。君爲我記之。

記栢陵

唐黃劉祖瞻。性行篤實。精舉業。浣虛夢蘭延爲子師。得
青烏秘書。不以逢世。三訪余於如意岡。乾隆八年癸亥。
八月將晦。故人孫文廣招遊浮山。夢蘭祖瞻相送。由方
山踰朱曹岩而西。別於紅葉之林。過蔡巷。訪倪叙五。同
訪戴巷許北文於浮山之北。北文二歲而孤。業師戴某。
誘其產而據之。戴卒無後。北文發憤讀書。爲名諸生。著
地理纂要書。斥形家之瞽。爲長短歌行十餘篇。以警世。
蓋與孫文廣皆隱君子也。九月朔。與北文登眺於栢陵。

之上。余曰：里之屋其潤矣。誰歟爲善者？北文倚栢而嘆曰：是固逐末之藪耳。諺曰：賈有錢，薄聖賢；商有田，鄙神仙。賈曰以驕，商曰以詐，富曰以刻，彼方且慢士而輕農，侮仁而毀義。夫何善之能爲？余曰：君子則宜誠之矣。北文曰：何益？賈云而衆稟也，士云而衆哂也，商云而衆和也，農云而衆唾也。飢而諫，飽彼以爲將，飽而諫，彼以爲將，包其餘，凍而諫，暖彼以爲將，貸其敗，溫又何誠之能施？雖然，殘於物者，自殘也，刻於人者，自刻也。彼之術巧，鬼之術亦非甚拙。彼之焰長，鬼之焰亦非甚短。以術窮術，以焰撲焰，而

彼奚遁？遁於身而子窮，遁於子而孫窮，不爲鬼笑者罕矣。富者爲蚕，貧者爲葉，而未幾繭矣；而未幾蛹矣；而未幾而繅之者至矣。吾悲夫人繭而鬼繅者也。北文甚貧，課童子自食，留余數宿，晤許資生，以寧恭表，資生乞題其堂。堂聯求多字，遂爲多字聯以勉之。

氣見脂韋媚世者面唾之以結友貧其家鄙夫笑爲愚
遊如意岡夜話浣虛子悅而稱善余之訪許北文也文
廣與倪敘五偕送盃茗畢卽歸珠岡雞初鳴而文廣又
至珠岡遠十餘里道皆松壑多鬼魅文廣晦夜信步高
歌屈原山鬼篇過荒塚有聚火若輪薄而叱之呖然四
爆散爲萬星燭路數里文廣登高四顧大叫曰奇觀也
步數里光滅黑氣如堵乃鼓腹直前張口吸之曰鬼耶
吾吞爾鬼悲嘯而滅返顧見月上髻山光圓如望夜漸
高則虧而餘線余聞之問曰子厭鬼乎笑曰鬼何厭厭

似鬼者耳

記浮山

乾隆八年癸亥九月朔孫文廣夜至許北文敬玉草堂
北文請遊浮山從山北十八盤而上山頂平廣可五六
里無竹樹有觀音樓尼如月守之碑云浮山爲句曲地
肺肺爲清虛之府浮而不沉故名康熙二年句容隱士
秋水江砥之所書也南至逍遙岩入朝陽洞中有方池
名太一泉與觀音樓後太一井皆甘冽治胃結之疾復
登岩坐石而望南指東廬中山乃雍正壬子秋七月與
張震飛張夢瞻曾一過之未登也西指秣陵溧水諸山

千百層出。罕辨其名。西北爲栖霞山。已酉前七月。與新安曹震亭題詩縹緲峰。以未遊寶華山爲恨。而寶華山有文海上人者。余在京師法源寺。天月上人託余書震亭文爲屏。以壽之者也。北望京口五州山。乃二十年前登絕頂。俯長江。作采芳歌二篇。而今已忘。東北爲鬱岡三茅諸峰。乾隆庚申春。與毘陵趙闇叔及張夢梅爲旬日遊。而余於茅山。凡六七至矣。東則方山。康熙丙申中秋日。與王雲古訪陸道人。一宿其頂。道人化去。桃千觀尙無恙乎。髻山之南。有石如屋。俗名瓦屋山。則浮山脈

所自來也。下有疊石。中空。俗名雞籠。高十數仞。爲浮山之頂。朝陽洞向之。雍正六年戊申冬。與溧陽董應秋訪秀和尚於屋山之巔。聞和尚坐化遺蜕如生。凡此者。山數千里。事數十年。乃今於浮山。一感慨之。以浮生視浮雲。又何如也。於是西臨獅子岩。以望赤山。北文獨立大石。誦郭景純天光發新朝。海拱辰之語。周指脈絡。起伏向背。千里一掌。余嘆曰。遊山可少君乎。醉陰夢陽。山瞽水聾。乃覺載醒。乃明載聰矣。日已昃。從落星岡而下。有洞在懸崖間。不可上。遂循芙蓉澗。折花以歸。俛敘五待

於敬玉草堂。劉祖瞻。俞夢蘭。待良久先去。文廣曰。浮山之遊。得數君當益豪。期於重九日補之。

記聚長老

元夜月滿。地有雪。天無雲。訪聚用長老於淮陰聞思寺。問佛與法。聚公曰。何者是佛。何者是法。旃檀貝葉。皆非也。何者非佛。何者非法。耳鳴目眚。皆是也。執像求佛。執經求法。劫火洞燒。經像俱泯。二者何在。在在皆在。而人不悟也。余曰。佛法如是。士農工商。信者無幾。奈何。聚公曰。士期于學文。無文之文。乃為至文。不悟者愚矣。農期于力田。無田之田。乃為福田。不悟者荒矣。工期于能巧。無巧之巧。眾巧所師。不悟者拙矣。商期于獲利。無利之

利萬利所歸。不悞者窘矣。一字必惜。是大慧佛。一粒必珍。是多寶佛。一蟲必救。是長壽佛。而人不悟也。一字萬化。無量法王。一粒萬種。無量法寶。一蟲萬命。無量法母。而人更不悟也。余問人有三難。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聞。奈何。聚公曰。卽非人身。無非佛身。卽非中土。無非佛土。卽非正法。無非佛法。悟者何難。又問佛有三難。衆生難度。無緣難化。定業難逃。奈何。聚公曰。衆本非衆。生在慈悲。無本非無緣。在喜舍。定本無定。業在懺悔。悟者何難。又問父母未生我前。我在何處。聚公曰。且道父

母旣生我後。我在何處。問何如是。祖師西來意。聚公曰。不師師。不西西。不來來。且道。且道。余遂默然。聚公說偈曰。今年元夜却無雲。春雪三分月十分。大地清涼除熱惱。梅花忘我我忘君。甲戌春。聚公與其徒養淳。蘊哲。徒步朝清涼山。山志藏板。適燬于火。乃取舊志歸淮陰。重校而梓之。請序于余。因述問荅之語。可悟聚公以大千爲山。以大藏爲志。無在非清涼者。

吳慎齋手錄陰騭文序

爲善非求報也。勸善非沽名也。輔善非掠美也。揚善非阿譽也。孝親莫大於養志。養志莫大於爲善。爲善莫大于與人。陰行善而恐人知。未若顯爲善而使人化。心則公量則廣。非自衒也。邗江吳君慎齋手書陰騭文三十年。楷隸俱工。未行而歿。委諸塵埃。曹菊臺見之。以告徐琴莊。琴莊慨歎珍惜。訂而行之。非假此以邀福。非附此以貪功。蓋不忍此君書湮沒燬蠹。虛費三十年。夙興夜寐。耐寒忍暑。神凝氣斂。指僵腕脫。與人爲善之苦心耳。

華陽韻林
吾友曹震亭先生取陰陽文每句爲七言一律咏嘆而
闡揚之詩方成乃孫曹榜捷音適至所謂善不與福期
而福自至也

巢髯別記

巢髯者毘陵孟河處士也。余爲西青散記曾載之。名申
字周翰。面黎色。髯長而直。其髭不能覆唇。而髯幾欲過
臍。家貧不能製囊。每夕自辯之如髮。旦起解之。則曲如
剖繩矣。口不能道寒暄。因自號訥齋。能詩善飲。酒至則
喜。或吐一二語。有譽其髯者。以笑爲謙。嘲之則亦笑。飲
至數十盃。數其語。不滿數十字也。與同邑鄭痴菴。惲寧
溪。丹陽荆振翔。相友善。寧溪者。豪士也。狀肥而皤腹。長
耳圓頰。無鬚。詩文甚敏。善詼諧。酷嗜酒。兩人恒就市對

飲寧溪踞坐狂譎大噓鼓舌如沸訥齋默然如獨坐筓
不讓而取盃不讓而舉傾其樽且竭而寧溪噓未終也
擲冠起舞挾糟囊登案坦腹爲彌勒狀笑之者呼爲一
顛仙一啞仙一日與寧溪痛飲酒肆中訥齋醉忽媿媿
言曰狂者罵世愿者媚世善者論世達者玩世余訥者
也觀世而已寧溪遽合掌膜拜曰菩薩也所少者音耳
聞者皆絕倒訥齋與予游句容俞浣虛倪止菴敬之遊
姑蘇僧石杉僧借菴重之遊山陽朱篋川喜之曹穎書
贈之遊桃源陳長仁醉之少時有田廿畝伯兄有急假

其田以鬻于人田遂至盡以訓蒙爲生失館囊止一錢
遇丐與之富者笑其謬明嘉靖間溧陽馬一龍作狂草
號龍蛇體有草書千字文訥齋賣其婢購以爲寶行則
懷之乾隆辛未秋大旱絕糧且瘧乃題詩三絕命其子
華祝單衣冒風雪涉江赴淮謀易米葦間居士邊髯曳
杖蹋雪謀于人竟無售者程溼亭見其詩謂弟過亭曰
西青中人最多此境遇爲慨然也厚恤之速其子歸

題徐琴莊小照

五百年之遊戲。仙自忘。仙三千界之皈依。佛誰記。佛筆
端蘭蕙。夢不夢。總化旃檀。紙上珠璣。圓不圓。皆成列宿。
藉綠陰而拜手。指紅雨以盟心。福地散花多倩好。烏傳
來期。我是春前春後。洞天修月滿。問彩雲知否。思君在
江北江南。琴莊子。叅卽空。卽色之禪。瓠岡翁說。卽妄卽
真之偈。題云。何必傷春且賀春。牡丹雖少不嫌貧。鸚哥
學念花間佛。燕子偷窺畫裏人。自有彩雲爲舊夢。可知
明月是前身。白頭懶覓還童藥。憔悴遊仙怕寫真。

小記一

乙亥正月十八日大霧曉晦如夜有老婦年近七旬衣如敗葉至廚房乞食見狗盆餘飯卽取而食之余聞外間喧笑聲出問之姓朱二子皆病痿數日一食食皆不淨惡水缸中餓粒豕所不能下咽者得狗盆白飯香若椒蘭矣自咎夙世造業故受苦報病不能乞不敢怨天乞不能得亦不敢尤人也破袋可貯五升付米滿之跪而受念佛不已遺粒在地跪拾無遺叩頭而去余呼而囑曰米盡還來揮淚念佛左右觀者皆爲泣下

小記二

乾隆甲戌除夕大雪凍餓者紛集學署吏役皆散不及查驗給銀各快快而去書吏葉天恩者以無子求嗣志在爲善命確查絕糧者得百餘人卽去可以稍緩者存五十餘人將給以銀葉恩進言曰貧者多累愚者多昧數星入手涸可立待債主伺之窮於一攫矣博徒誘之敗於一擲矣或不謀飽而謀醉輒以易酒矣不療飢而療饒且以易肉矣是其父母妻子腹仍枵而命仍蹙也請給米左右皆曰確聞唐祺有米十餘斛召而諭曰爾

爲吾給斗百錢石千錢典朝衣償爾可無慮也時暮已暝雪深沒脛老幼負米叩謝額雪口稱佛號歡聲盈市貧者之易於見德如此債主博徒之尾其後者亦快快而去當是時富貴人方扃戶秉燭被輕暖擁嬌冶列鮮飲醇酣歌相慶志滿神溢樂且未央不知戶外有凍餒人或有偶道者則斥爲不祥臘終春始富舌貴齒奈何道此不祥人舉不祥物哉憶余方七歲當除夕例食餽餽停筯而嘆伯父雲洲公問何嘆起而對曰今夕必有不能具此而忍飢待旦者先母韋太君惻然曰小子乃

能念及此乎。北鄰某某是也。卽扣扉召之。童稚皆至。老病不能至者。餽之不足。韋太君手自爲具。以足之。祖母虞太君撫余而喜曰。小子幸百歲。恒念此。勿忘可也。不意乃今而稍藉一酬。惜隘而未廣。復太息久之。是夕聞淮城東長街有戴某者。亦散米四十餘斛。不可不記。俟詳其名字而書之。爲富而鄙者勸。

小記三

濟人之急。升不如斗。日不如月。人皆知之。蓋未知升急於斗。日急於月。不可以須臾緩也。溺於水者。投一木以

扶之。則不至滅頂。不必遽載之以舟也。苦於寒者。發一言以撫之。則皆如挾纊。不必遽衣之以裘也。冤者被刑。有悲之者。則死且如飴。况雪而免之耶。飢而失母。有憫之者。則啼且爲笑。况抱而乳之耶。

小記四

讀書與爲善。二者均重。而本末殊矣。古今來讀書而通。通而顯。顯而得禍。禍且甚烈。名且甚穢。方且自恨讀書之悞。而不悟其悞不在讀書也。毘陵某以殘刻致富。錙銖入。不錙銖出也。獨其延師教子。極豐且敬。師所欲得。

華陽散稿
雖愛必捐。師所喜食。貴必取。遠必致。常俸外。每歲加倍。教四子皆入泮。有登第爲仕宦者。未幾禍作。孟敗於賭。仲敗於淫。叔敗於酷。季敗於貪。田宅蕩然。無復尺土。四子相繼而死。其父獨未死也。吾一日遇之於東湖之西。扶杖偃僂。雪行無屨。告於人曰。慎無讀書。讀者毒也。書者輸也。臨死諄諄以戒其孫。是徒知延名師以教子。而不知友善士以濟人。天乃福之以彼。而禍之以此。

小記五

貧士宜恤。貧而無恥。不足恤。窮民宜救。窮而無良。不足

救。貧不無恥。窮不無良。天決不酷其貧。虐其窮也。仰人恤。不如自恤。求人救。不如自救。自救自恤之道何如。勤與儉而已。勤於讀。名必成。勤於畊。利必倍。儉於衣。則不寒。儉於食。則不餒。所患者。勤儉之人。性多刻薄。勤於利。而不勤於義。儉於己。而並儉於親。食腐卜日。食肉卜月。積金數萬。其子孫承之以惰。受之以奢。溺於聲色。流爲乞匄。方且自笑其乃祖。乃父爲田舍翁。守錢奴。有福而不能享。而不待人之笑之也。

小記六

晉時裴叔則歲請梁趙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劉辰翁惜其偏於中表然中表雖多何須租錢數百萬蓋以中表爲先而後及人此爲善之一法也馮諼之焚券市義田文未嘗怒而絕之可爲鄙夫之良藥而人弗能飲人飲刻薄之鳩毒焚其身而不悔吾祖當明季歲歉大飢乃出家貲息重五分以貸飢者盡五六萬金積券十餘篋值歲豐爲臺以徵債償者繞臺無敢弗至吾祖登臺而謂曰茲歲稍收困者猶未蘇也重息所以

杜冒濫非以刻痾瘵吾其焚券矣乃發券悉焚之衆皆泣吾祖揮淚而慰之此爲善之一法也余里高阜有地無渠年飢吾祖召飢者開渠棄田數十頃老幼婦女皆就役人給米三升升貴銀五分全活無算遂成東西二渠曰仁蕩曰良蕩至今百數十年賴其利此又爲善之一法也

小記七

銅甚臭善用之則香墨甚香不善用之則臭孔方兄流芳絕少管城子遺臭偏多吾邑有二姓爭訟一恃錢一

華陽書
恃筆至其後也。錢與筆俱敗。恃錢恃筆之人。遂因敗而死。近有客來自茅山。問二姓之家。則孔方兄已無後嗣。管城子竟無遺種。

小記八

攻發人之陰私。謂之訐。聖人之所惡也。君子以此爲戒。小人以此爲快。吾邑有陳祈二氏。同社而訟田者。祁氏將屈於理。乃妄摘陳氏疑似難白之隱。以揭於人。陳氏遂飲恨而死。二傳而其孫大顯。買一跛僮。則祈氏之孫也。因虐之。飲恨者之妻猶在。諭其孫曰。祈氏毒虐之固

宜。雖然。天旣雪我矣。勿助天爲虐。乃名其僮曰。祁報。祁報嘗使於余。頗忠直。一日遇之於途。年七十有五。跛而肩重。余憫其勞。祈報泣曰。祖累我。祖累我。

小記九

醫病者必問其所以病。濟貧者不問其何以貧。人固有貧而不足惜者。父母妻子。絕粒半旬。叩顙貸錢。得數百文。悉辦酒肉。傲然鼓腹。不啻素封。而明日之膝。又屈矣。余所識有某某者。能詩而貧。家無糠覈。釜破不能補。百計得一蒙館。初進館。輒口誦食經。指算食品。貶肉褒魚。

華陽散利
毀羹譽哉。一饌至前，以鼻先嗅，而後入口。歲未終而爲主所棄，訪余於三星村，方食白粥，睨而詫曰：白粥豈人所食耶？視其睛，則黃如赭，鬚且半落，積困使然也。又有于某者，性狂誕，工文嗜酒，酒之虫鳴於喉，不得已，勺糟而釀之，以代飲，數年失館。大窘欲死，有暴富者，不察而延之，晚飲必至夜分，持盃呶呶，無雋語，酒稍寒，命易之，隨口索菜果，進或遲，輒詆呵發狂，後無延之者。一日者，貸錢於余，余歷數其過而規之，唯唯誓改，老而自悔，亦終無館之者。

小記十

生而瞽者，知黑而不知白；生而聾者，知臭而不知香；蜂知甘而不知苦，虱知煖而不知寒，蠹知飽而不知飢，鸛知癢而不知痛，人則不宜如是也。有富人生一子，學步恐跌，每抱之，讀書恐撲，遂廢之。其子既長，好鞭撻奴婢，以爲鼓吹，奴婢號痛，則仰天而笑曰：吾生平但知癢耳，有痛乎？吾不信也。未幾疽發於背，輾轉而號曰：痛乃如是哉！竟死於痛。一富家子未寒，先裘；未飢，先飯。聞人說飢民，訝曰：飢爲何物？客有誚之者，謂曰：君將無所不知。

不知飢特自謙耳。後竟以飢死。

小記十一

坏戶屏氣。此蛇蟲之事。非羽毛所能也。杜門絕交。此貧賤之節。非富貴所宜也。貸蜜於蜂。貸香於麝。貸珠於蚌。貸齒於象。無不吝而拒之。畏而匿之。而終不能免者。何哉。一肥衆瘠。難以禁其割也。雲陽寺僧。積金十餘萬。賄通邑令。服食快意之事。遠勝於俗。珍羞列鼎。恐問鼎者。以指染之。於是閉招提。拒檀越。廢經懺。斷焚修。爲曲房地室。以蟄於其中。自以爲雷不能驚矣。衆怒掘之。盡廢。

其蟄而禿蟲皆裸。賊令與之俱斃。寺遂爲墟。華陽僧名三超。居四空庵。苦行力田。歲收穀數百斛。每朝暮肩穀親給孤寡。地保錢虎貪詐不饜。而謗之。三超乃設齋召虎。及庵主。大衆畢集。則引刀自斷其勢。以擲於虎。旣死復甦。錢虎出庵。遇伽藍前有物捶其首。仆地稱罪。匍匐而死。三超力田喜舍。愈堅而勇。雍正末年。尅期集衆。說偈坐化。自題其龕曰。身是贅疣。錢是瘡疥。贅疣變癰。瘡疥變癩。痛癢皆空。成大自在。

小記十二

蛙蚓鳴砌聞者不驚。狐狸學之則抉而爲裘矣。燕雀處堂見者不厭。鳩臬學之則培而爲羹矣。是故保身者貴不貪。先期於已無可貪。待人者貴不猜。先期於已無可猜。有一于此則必危。二而兼之則更危。虎豹之皮可貪。欲自掩而不能也。虎豹之性可猜。卽自改而不信也。有淫名者。人皆匿其艷。雖入展禽之懷而不嫌。信其不亂也。有盜名者。人皆匿其寶。雖藉管寧之足而不慮。喜其不拾也。雖然。燔炙在庖。鄰有糟糠而欲奪之。羅綺在筥。市有緼褐而欲竊之。粉黛在室。婢有疥痔而欲私之。由

此觀之。則無可猜。無可貪者。兩不足恃也。

小記十三

瘖者夢歌。痿者夢舞。覺而自悲。形骸之累。蓋亦苦矣。齋者夢膾。嫠者夢孕。覺而自慚。心神之妄。蓋亦甚矣。此則夢與覺爲二。乃有至死終無二者。淫女不能夢貞。妬婦不能夢讓。鄙夫不能夢施也。邑西有某某者。奇慳善算。好以物應貸者。君子稱其惠。徐察之。則與人芥。必取人珠。與人毛。必取人髓也。余一日遇之僧舍。同榻而寢。性駭。善夢譫。夢中大叱咤。躍起瞪目。余呼而訊之。旣寤不

言因給之曰言則吉不言則不祥將有大耗遂惶怖而告曰夢量穀遺粒方拾而鷄餓欲爭急驅之耳乙亥正月有里人到淮署問其家已中落矣

小記十四

警世之文莊玩世之文謔逢世之文熱遺世之文冷苦口之藥可以忘疾甘口之鼠可以忘痛詆諧怒罵惻隱所發皆善感人否則如巫祝之辭僧道之章而已矣遊士之術有二一善讚一善罵善讚者逢人輒譽冀人我譽而先譽人厚之道也善罵者逢人輒毀懼人我毀而

先毀人薄之尤也故其詩文少誠實惻怛之意不能感人君子陋之有士人遊於廣陵以善罵冠遊客晝夜生熟悉狺狺吠也畏其吠者皆餌之大獲自賀秘之以傳其子其子見舅氏來輒箕踞而罵之父勸曰誤矣未盡善也未幾罵其父父大驚撫膺而歎曰嗟乎罵人者吾之廣陵散也廣陵散於今絕矣其友襲其術而試之一罵而衆口皆詛遂痿頓而不振

小記十五

語曰女寵不做席男寵不做軒寵於人者可悲寵人者

宜悔也。雍正己酉春，余與曹震亭客於邗上，寓興教寺。有方某引小伶阿馨來見，一笑嫣然，衆僧之舌皆鳴。長者蹲而短者跂，飲以茗，使歌柰何天。初發聲，輒俯仰娟楚，淚華承睫，噎而徐吐，衆僧之頤皆濕。問其祖父，乃吳門豪富，蓄嬌童，色藝雙絕，數十餘人，恣爲調笑。阿馨自幼與羣優習，習其巧，習其媚，悉勝之，而其艷則天授也。

小記十六

食必練實，飲必醴泉，鳳之德也。不踐生蟲，不食生草，麟之仁也。練食荒醴，泉涸舌乾，氣餒則鷦鷯得以傲之，蟄

蟲出，蔓草滋，足窘腹枵，則鼯鼠得以驕之。江上有好施而畏人知者，懷金微行，見繩甕則投之，不意閭閻之子無一箠，遇襤褸則擲之，不意裘綺之妻無完袴。野鶴之巢甚高，雖空而不信也。山雞之羽甚麗，雖病而不諫也。由是推之，一身之疾，有似強而弱者，一家之疾，有似安而危者，一心之疾，有似寤而寐者，諱疾忌醫，加篤焉耳。

小記十七

古詩云：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子髫時讀此，輒泣然。三復而三歎也。先君子有言：孤雄構巢，其口有血；孤雌

哺乳其腹無粒。寒蜂釀蜜其味不甜。飢蠶作親其絲易絕。更可悲矣。鰥寡孤獨是謂四窮。四窮之中寡爲更苦。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禮云寡婦不夜哭。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詩重養生。禮重養恥也。乃者淇梁之寡以憂。孤舟之嫠以泣。不惜其緯而患其葵。實貧之故。老而寡固無告。少而寡尤爲無告。仁人君子曲爲周恤。養其生。養其恥。以全其節。而所天之憾。於是乎平。不待重煉石以補之矣。

